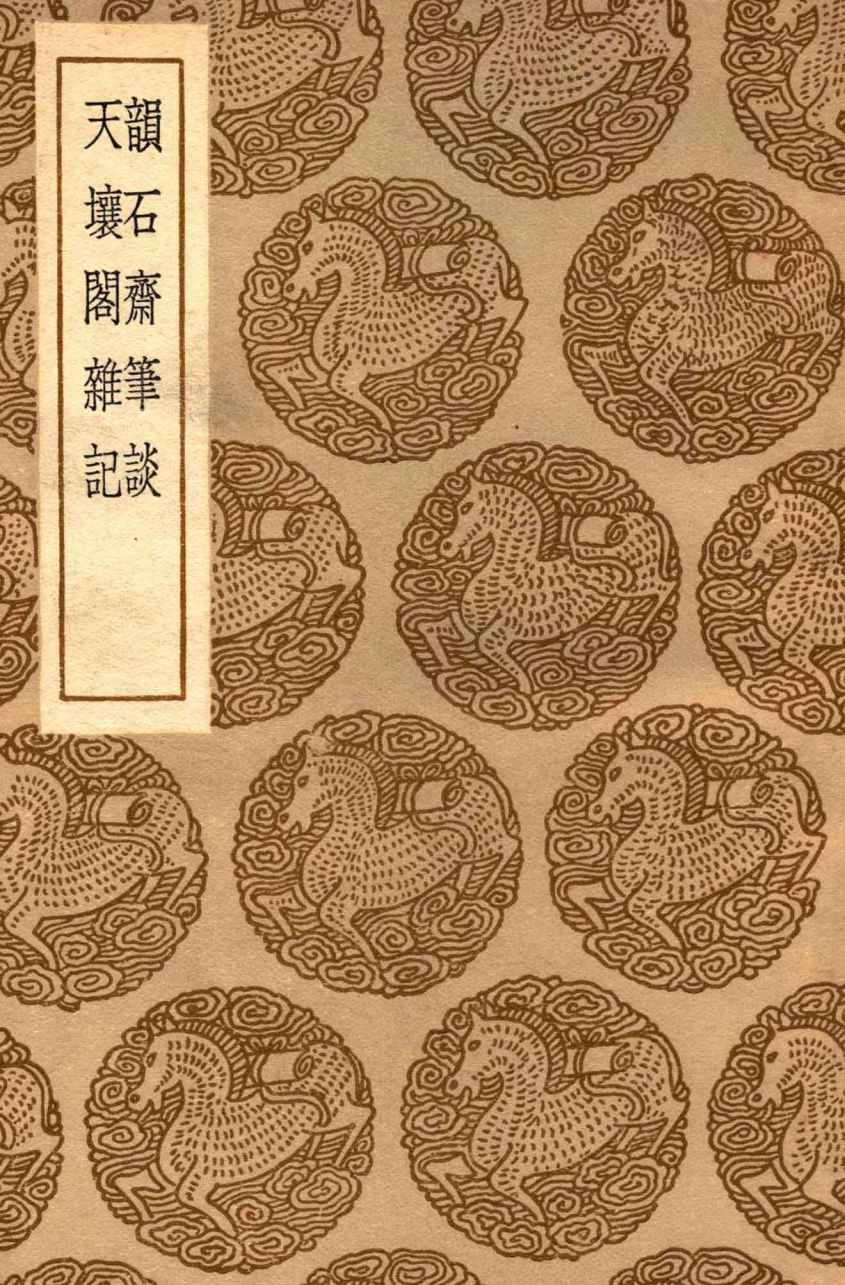


天韻  
壤石  
閣齋  
雜筆  
記談





韻石齋筆談

姜紹書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談筆齋石韻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翁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  
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 馮壽齡天)

# 韻石齋筆談序

人之所以衛身者、道而已。道之爲物、清寧平夷、不亢不競。故達人必於近道者寄吾意焉。則氣不煩、而慮澄、視不壅、而志曠。然後可以居高明而康強也。今之塗亦棘矣。犇車蕩舟、塵驚濤駭、持顛不暇、而晏如姜公獨能怡情於游息之具、風雅之林。斯其度越儔俗爲深遠也。蓋公少而種學、長益博綜、竹書蝌蚪、多所研究。鍾王、顧陸、蘇米、倪黃之流、日與拱揖進退於几席之上。故胸無俗趣、口無鄙言。雖當雄豔之劇、而若忘乎人間。神解冥契之若斯也。昔歲作鹽舉國狂酣、走權倖如鶩。公獨先幾解組、棄鳩署、歸寂寥。希夷以全其天。彌復肆力於考鑒。宅東有園、林木蒼蔚、溪流潺湲、虛亭一楹、幽翳不見日。時與余把臂入焉。撫殘楮、掇斷縑、推論得失、搜討同異。別白眞贋、有倫有脊。意之所極、夢亦同趣。幾於昌歎之嗜、然而公知道者也。翫物而不溺於物、娛意而不滯於意。於其所著韻石齋筆談見之。舉其中數端、如黃石以定鼎隕軀、文泉以玉盃繫獄。項氏以多藏被掠。程生以善墨見傾。乃至秦蠶無救於陸沈、唐錢悉燬于鑄局。宋帖仍歸於煨燼。凡以見多賄之焚身、而金玉之非寶也。盛衰之靡常、而聚散之有數也。物之尤者、應如烟雲過眼。斯言亮不欺我。至於辨覈精詳、通涉淹雅、特其餘事、非公澄懷觀道之幽旨耳。時余寄席於公之鶴臯別業、接公手札、以所著見示。且索序言。因述其大較如此。屠維赤奮若律中夷則、望後二日、同里社小弟蔣清書。

# 韻石齋筆談目錄

## 卷上

天成太極圖

永樂大典

朝鮮人好書

周舉鼎考

金壘

宣和玉盃記

定審鼎記

秦漢印

節慎庫銅缸

石壁題名

靈巖子石記

## 卷下

祕閣藏書

名賢著述

文王鼎附彝爐

雷紋觚

周乳鐘

古玉奩

翡翠硯

中州玉璽

國朝印章

鼎鳴

南山小隱

瑞雲峯

延陵十字碑

瘞鶴銘

紹興米帖

陳少陽綸誥

徽宗高士圖

宣和宸翰

憲聖皇后翰藻

米海岳畫

界畫樓閣述附髮髻

黃子久畫

王叔明

梅道人

書家餘派

火浣布

晚季音樂

聖教序附述聖記

昇元帖

河莊淳化帖

斗書藏經

危樓日暮

山谷書法華經辨

楊妹子

郭河陽御屏粉本

天池石壁圖

子昂子固畫品

倪雲林

董文敏孫文介書品

項墨林收藏

開元錢

白兔

沙雞

絲燈記略

墨考

文臣玉帶

宋硯

墨考緒言

韻石齋筆談

目錄

# 韻石齋筆談卷上

清 延陵姜紹書二酉著

## 天成太極圖

余祖養訥公乃石雲孫先生館甥。曾隨石雲過鬻古之肆。見一圓石。瑩潤精彩。搖之則中空而有聲。孫君疑以爲璞玉。以數鑽易之。命玉工剖開。乃天成太極圖也。黑白分明。陰陽互位。邊縈紅線。絢若明霞。天地靈奇。蘊于此石。濂溪圖之于先。石雲剖之于後。較河圖洛書。更爲明顯。因知世有此理。卽有此象。朱子謂太極無形。是未覩此神物耳。

是圖石雲傳于乃子龍池。龍池弗克象賢。僅得百金。售于楊文襄公之孫鶴慶君。以襲廕請旨。饋于分宜嚴相。嚴氏籍沒。已入內府。

## 祕閣藏書

內府祕閣所藏書甚寥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版也。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雖遭蟲鼠嚙而未損。但文淵閣制既庫狹。而牖復暗黑。抽閱者必秉炬以登。內閣輔臣無暇留心及此。而翰苑諸君世所稱讀中祕書者。曾未得窺東觀之藏。至李自成入都。付之一炬。良可歎也。

楊文貞士奇有文淵閣書目十四卷。此乃永樂至宣德間所裒。後漸散逸。不能如舊數矣。

永樂大典

成祖敕儒臣纂修永樂大典一部。係湖廣王洪等編輯。徵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就。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因卷帙浩繁。未遑刻板。止寫原本。至宏治間。藏之金匱。嘉靖□□年。大內回祿。世宗亟命那救書。幸未焚。敕閣臣徐文貞階。復令儒臣照式摹鈔一部。當時供謄寫者一百八名。每人日鈔三葉。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慶元年始克告竣。

名賢著述

昭代藏書之家。亦時聚時散。不能悉考。就其著述之富者。可以類推。時則有若宋文憲濂。劉誠意基。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恪鏊。吳文定寬。史明古鑑。陸文裕深。程篁墩敏政。邱文莊濬。邵文莊寶。楊文襄一清。林見素俊。王文成守仁。楊升菴慎。李空同夢陽。顧東橋璘。文衡山徵明。楊南峰循吉。鄭澹泉曉。雷司空禮。王鳳洲世貞。王麟洲世懋。唐荆川順之。先少保鳳阿。諱薛方山應旂。李滄溟攀龍。馮北海琦。黃葵陽洪憲。胡元瑞應麟。何元朗良俊。茅鹿門坤。焦澹園竑。顧隣初起元。袁中郎宏道。士損菴肯堂。屠赤水隆。湯若士顯祖。李溫陵贊。董文敏其昌。何士抑三畏。陳眉公繼儒。馮元成時可。李本寧維禎。馮具區夢禎。黃貞父汝亨。朱平涵國禎。李君實日華。謝在杭肇淞。鍾伯敬惺。陳明卿仁錫。文湛持震孟。俞容自彥。張天如溥。以上諸公。皆當世名儒。翱翔藝苑。含英咀華。尙論千古。其所收典籍。縱未必有張茂先之三十乘。金樓子之八萬卷。然學海詞源。博綜有自。亦可見其插架之多矣。

## 朝鮮人好書

朝鮮國人最好書。凡使臣入貢限五六十人。或舊典或新書。或稗官小說。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寫書目。逢人遍問。不惜重直購回。故彼國反有異書藏本也。余曾見朝鮮所刻皇華集。乃中朝敕封使臣與彼國文臣唱和之什。鏤板精整。且蠶紙瑩潔如玉。海邦細帙。洵足稱奇。

## 文王鼎附彝鑑 雷紋觚

修吾李公節鎮淮陰。博綜奇玩。遣中翰黃黃石。羅致名品。以千三百金。得文王鼎于梁溪嵇少峯家。曾挂彈章。于是寶鼎之名聞天下。迨修吾物故。乃郎視爲長物。此鼎仍歸黃石。黃又別購彝鑑花觚。蔚爲三絕。雄視飛鳧。韓太史芹城。見而愛之。徘徊歎賞。幾同米顛禮石。宏光間。黃石流寓曲阿。賀日獻爲居停主。笈中所攜。咸寄賀室。日獻于黃石。固有乳水之契。然雅玩非其所好也。黃石由懋遷起家。雖仕至鹽卿。而會計之精。徽賈推爲領袖。日獻素擁厚資。牙籌營運。惟日孳孳。兩意相孚。賀出千金授黃。將列肆于金閭。而逐什一也。不意黃石屈蘇而歿。賀往弔唁。兼理前貲。伊妾陳姬匿之。償以古玩。于是彝鼎花觚。悉爲賀有。乙酉夏日。余避暑于先宗伯義莊。與日獻家密邇。恆過晤言。因出三器示余。鼎方而淺。四面飛戟。足鏤雌文。觚則雷紋細花。翠色欲滴。爲周器無疑。彝則上下花紋兩瓣。乃漢器也。芹城注念此鼎。多方求購。賀意將允。韓適北轅。因而中止。韓太史遇王憲副仲和于燕邸。贊述此鼎。詫爲希覲。仲和心儀之。憲副乃覺斯。先生弟與余留都。有傾蓋之雅。戊子嘉平月。赴任金衢。停驂過昭。兼詢鼎藏何所。余酬帖于郵亭。出觀王

摩詰山水一幅。李希古萬松金闕圖。漢玉雙鳩。乃嚴分宜物。沒入內府。青綠商彝。其餘秦漢珮環。暨貓睛祖母綠。俱璀璨琳瑯。如入縣圃。有歛人王君正求見。備陳賀氏之鼎。願効居間。斯時歲聿云暮。風雨載途。賀既抱病杜門。王亦徵書期迫。各分手河梁。未幾日獻云亡。君正聞訃。遄報仲和。請圖此鼎。仲和命之齋。金懸購。而鼎無觚。俱屬金衢矣。

按宣和博古圖所載。文王鼎銘七字曰。魯公作文王尊彝。史記魯世家云。武王遍封同姓功臣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以是推之。此鼎是爲周公作祭文王之器。考之魯頌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則實伯禽就封。制于宗廟。以享其祖者也。今觀鼎內篆止三字。亦無文王之款。且輕重大小。與宣和所藏迥異。祇緣鼎足彷彿于圖。乃強名之爲文王鼎耳。古器命名。皆據銘文所有而題之。如子父舉鼎。南宮鼎之類。不一而足。今飛鳧家見鼎之方而古者。卽指名爲文王鼎矣。習焉不察。寧直見馬呼韓。見牛呼戴而已。

周舉鼎考

按古舉字也。三代彝鼎。有此文者頗多。宋之僖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皆驗其名款。非宋僖公。卽伍大夫也。俱皆周人也。觀其文質相宣。翡翠欲滴。爲周器無疑。

周乳鐘

戊子春。余得古鐘于京口。高四寸五分。鈕高二寸。闊二寸八分。橫五寸三分。重三斤十二兩。無銘。鈕蟠雙

螭乳三十有六。乃周器也。文鏤典雅。色裹翠羽。扣之。其聲鏗鏗。頗乏霜中清越之響。蓋歷年既久。化銅成碧。雖瑩玉質。未振金聲。如至人忘言。神觀充悅。德音中函。莫可端倪。余懸之架上。于數千禩之後。尙存鳧氏典型。祇以娛意。而不以審音。庶幾陶靖節之無絃琴耳。

余旣得乳鐘。佐以泗濱浮磬。擊之。鏗金戛玉。餘韻悠揚。鐘音淳古。大扣小應。反遜石音。桓宣武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今乃知金不如石也。

### 金鼎

邑先輩鍾減亭<sup>鳴</sup>。爲河南永城令。鄉民發古墓。得金鼎二。後事露。追之。鼎爲減亭所得。其子繼聲不才。終風且暴。剝其金而用之。雖蝸蝨蠹蝕。尙存典型。未爲棄物。繼聲蕩于擄蒲。售之史玉池太史。此萬歷間事。崇禎壬申春。仲余因襲廕。驅車北行。至金陵。而暫憩焉。過晤于參將王澄海。見其案上金鼎。充耳鼎。足飾以金銀。其小可置諸掌。商嵌雲雷細紋。絲繁髮縷。且質地精滿。青綠內函。外如元玉。璫璣文款。繡錯雲燦。霞明。奇器之奇。莫奇于此。余把翫良久。而心賞神怡。元章袖中石。豈可令楊次公見乎。乃集詩以銘之曰。我有旨酒。酌彼金鼎。充耳琇瑩。如璋如圭。於萬斯年。莫不靜好。適我願兮。與子偕老。

余按鼎之式。凡有五。山鼎。金鼎。大鼎。小鼎。水鼎也。諸侯大夫。飾以黃金。鏤爲雲雷。取博施之象。禮記曰。宗廟之上。鬯尊在阼。犧尊在西。其爲列侯上卿。宴享之器。無疑。

### 古玉盞

天壤間神奇之器。其函蓋之合。雖遺失千秋。終當復遇。不但延津雙劍已也。興化李彬齋太保石麓公孫。有古玉盃。乃商周間物。其未出土時。曾近銅器。綠漆數片侵入玉中。融酥凝碧。妙奪化工。其式熊足充耳。蓋蟠三螭。鬚首于雲紋中。蜿蜒生動。雕琢之工。玲瓏古雅。神彩陸離。石麓傳之彬齋。祇有盃而缺其蓋。彬齋宦遊燕邸。攜以自隨。遇中州估人。以古玉一囊求售。皆琛璧珮觴。零星瑰異。中有玉蓋一枚。與所藏之盃。色澤惟肖。彬齋見而躍然。持入內室。取盃合之。渾然天成。了無攜二。驚喜踰涯。不論直而收之。于是琬琰之名。聞于遐邇。迨彬齋有若敖之戚。李氏羣從爭欲得之。議久不決。旋歸季因是而剖分其價焉。余獲觀于因是齋中。當爲奇器甲觀。

宣和玉盃記

宋宣和御府所藏玉盃三。其一內外瑩潔。絕無纖瑕。盃口聳出螭頭。小螭乘雲而起。夭矯如生。名教子昇。天真神物也。二名八面玲瓏。三則單螭作把。外多花紋。鈎碾精工。瑩白過于教子。而神彩稍遜。其一其三向在雲間。朱尙書旅溪家。尙書之孫文巖。及少愚。各分得之。文巖不能守。以教子盃典吳門三百金。已而從兄太史文石公諱大韶。念玉盃爲旅溪公故物。倍價贖歸。其單螭盃之在少愚處者。久之亦歸文石。文石居平晨起。卽科頭坐快閣上。用五色筆批評古書數葉。巾櫛後。卽把玩古彝鼎。展名畫法書。薄暮則設席款客。令歌童度曲。出所珍雙玉。佐以文犀。奇器諸爵。琳琅溢目。坐客常滿。與內弟平湖陸仲仁尤所親暱。嘗對陸君云。此盃乃宣和御苑所珍。閱五百餘年。而雙璧宛然。供余京賞。不惟奇器。良亦奇緣。陸亦摩

舉久之。不忍釋手。雖私豔慕。不敢如米顛據舷也。文石捐館無子。立弟太學文泉子爲嗣。諸寶玉器。則夫人平湖陸氏貯之。熊祥閣中。謹司筦鑰。外人不能窺也。萬歷壬午七月。忽白光一道。從閣上冉冉南去。識者知爲寶玉將散之兆。未幾陸夫人暴殂。陸宗族無不垂涎其家業者。夫人之姪陸怡石。妄稱陸氏中毒。乃訟文泉于浙。平湖劉令逮置圓扉。衆瓜分其有。時仲仁已爲顯宦。把持其間。曰。兩玉盃至。文泉還矣。于是亟取獻之。盃至之夕。文泉之室胡氏忿然曰。夫君之禍。此爲祟耳。睨盃欲擲之地。左右失色。請曰。如主公何。胡曰。且休矣。猶當辱之。乃出錢二十五文。沾村醪一樽。斟盃中。遍飲侍兒臧獲。明日納之于陸。遂議和。而出文泉于獄。越夕張筵款文泉。卽將玉盃勸飲。文泉歸而恨絕。圖所報復。力有不能。惟嚴課其子。冀以成名。伊子果中甲榜。仕爲平湖令。天啓間。陸之子鍾奇。少年任俠。游于酒人。因葉朗生謀叛。望議爰書。將罹危法。正屬朱令鞠獄。生死懸于筆端。朱陸舊係內姻。不欲終置于理。遣人謂鍾奇曰。吾兩家久屬肺腑。奈何因酒鎗微器。而辱我先人。楚弓不還。則我先人含恨地下。終無已也。鍾奇適在危迫。且爲讐家所軋。費及數萬金。此盃雖則家傳。非其好也。亟還之。朱君乃致祭于家廟。令陸生手捧玉爵。管之几筵。裸酒三巡。泣告于祖考曰。而今而後。可雪恥于九原矣。并語陸生。茲乃尤物。吾兩家溺之。幾陷不測。無貽患于後人也。取椎擊之。碎若迸珠。乃保全鍾奇。緩其吏議。鍾奇改行從善。仕執金吾。

### 翡翠硯

崇禎丙子。余參南中府軍事。樞務蕭閒。與同寅諸君以登臨觴詠爲事。丁丑初春。偕何青邱。楊獻可。郝東

星觀梅靈谷時。零雨初霽。山容明秀。玉雪亭亭。芬馥十里。夾道古松。樛枝盤鬱。山徑幽邃。如行空翠中。八功德水。涓涓始流。漱之清寒沁齒。金陵蔣生爲地主。攜榼集花下。出碧玉盃勸飲。青邱謂坐客曰。余家藏翡翠硯。與此盃同色。磨之以金。霏霏成屑。如硯中墨。潘先君湖廣隨州人內閣學士諱宗彥所遺。世固稀有。惜未攜來。與君輩玩之。未幾隨州破于流寇。青邱之家蕩然矣。

歐文忠公歸田錄云。家有一玉罌。梅聖俞以爲碧玉。眞宗朝老內監見而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盞。禁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之。公偶以金環磨于罌腹。金屑紛紛而落。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正與青邱所藏者同。

定審鼎記

定審鼎。乃宋器之最精者。成宏間。藏于吾邑河莊孫氏曲水山房。有李西涯篆銘。鐫于爐座。曲水七峯昆仲。乃朱陽賞鑑家。與楊文襄。文太史。祝京兆。唐解元。稱莫逆。西涯亦其友也。孫氏嘉靖間。值倭變。產日益落。所蓄珍玩。俱已轉徙。茲鼎爲京口靳尙寶伯齡所得。毘陵唐太常凝菴。負博雅名。從靳購之。遂歸于唐。唐雖奇審充物。此鼎一至。諸品避席。自是海內評審器者。必首推唐氏之白定審鼎云。吳門周丹泉。巧思過人。交于太常。每詣江西之景德鎮。仿古式製器。以眩耳食者。紋款色澤。咄咄逼真。非精于鑒別。鮮不爲魚目所混。一日從金閶買舟往江右。道經毘陵。晉謁太常。借閱此鼎。以手度其分寸。仍將片楮摹鼎紋袖之。傍觀者未識其故。解維以往。半載而旋。袖出一爐云。君家白定爐。我又得其一矣。唐大駭。以所藏較之。

無纖毫疑義。盛以舊爐底蓋。宛如輯瑞之合也。詢何所自來。周云。余疇昔借觀。以手度者。再蓋審其大小輕重耳。實倣爲之。不相欺也。太常歎服。售以四十金。蓄爲副本。並藏于家。萬歷末年。淮安杜九如。賈而多資。以釣奇爲名。高出累千金。購求奇玩。董京宰之漢玉章。劉海日之商金鼎。咸歸之。浮慕唐氏之定爐。形于寤寐。太常之孫君俞。豪華好客。杜齋千金爲壽。必求茲鼎一觀。以慰生平。君俞出贖鼎戲之。杜謂得未曾見。如見帝青天寶。強納千金。以二百金酬居間者。攜鼎以去。君俞雖尙俠氣。而居心頗厚。良不忍欺。遣門下士告之曰。吾子所取者。贖鼎也。眞者尙在。遵太常公戒。不輕以示人。子旣捐千金。而保贖品。若雖不知。余寧不媿于心乎。杜反護前。以爲悔盟。持以愈堅。客曰。子如不信。請列二鼎並觀可乎。杜猶疑信者半。唐出眞鼎示之。若虬髯之遇文皇。雖各具龍虎之表。而神彩煥發。自與常異也。由此知九如不過葉公之好。原非眞賞。君俞襟度過人遠矣。九如歿。傳于伊子生之。有王廷瑤者。字越石。慣居奇貨。以博刀錐。閹杜生遊平康。以八百金供纏頭費。逆料其無以償。且示意不欲酬金。而欲得爐也。爐竟歸之。詭稱其值萬金。求售于徐六岳。徐惡其誦。拒之不納。乃轉質于人。十餘年間。旋質旋贖。紛如舉棋。又求其族屬之相肖者。方圓數種。並置篋中。多方壟斷。泰興季因是企慕唐爐。廷瑤以一方者誑之。售直五百。季君以爲名物而愉快焉。毘陵趙再思。舊遊于唐。稔知此鼎。偶過泰興。晤季。季云。近得一奇器。乃唐氏名物。方期請政而適來。誠良緣也。趙生唯唯。季問唐家定審方鼎。君曾見否。趙大笑曰。唐之定鼎。體圓而足三。公云文鼎何居。季廢然入內。久不出。趙生屏息以俟。至暮乃出。謂生曰。此獠欺我。南科屈靜源。吾中州所取士。今致書靜

源道其事。當爲我處之。屈君屬有司追理。廷瑀抱頭鼠竄。挽人講解。另以僞物償季。僅免狂狴焉。而黃石之事起。黃石名正賓。而貲郎建言。廷杖。憑藉聲氣。遊于搢紳。頗蓄鼎彝書畫。與廷瑀同籍徽州。稱中表。互博易骨董以爲娛。正賓有倪雲林山水一幅。估價百廿金。託廷瑀轉售。仍暗記花押于隱處。廷瑀心豔倪畫。屬高手臨換。待正賓取時。卽以摹本還之。殊不知其有默記也。正賓遣蒼頭王佛元取畫。裝池宛然。唯失花押。佛元點人也。謬云。主人不惟遣來取畫。兼欲觀定爐。且議價耳。廷瑀方授爐佛元。而正賓亦至。謂廷瑀曰。畫久不售。應以原物歸我。奈何作狡獪伎倆。廷瑀搏頰發誓。正賓詰之曰。吾有私記。今安在。正誚讓間。佛元從旁執鼎。兼以左右指樞鼎耳。以示無還理。廷瑀奪之。鼎墮地如裂瓦。廷瑀恨絕。頭撞正賓。傷脅。時正賓被逐于宏光帝。鬱鬱不樂。又遭廷瑀之侮。越夕奄逝。廷瑀宵遯。潛踪于杭。爾時潞藩寓杭。聞定爐名。遣承奉俞啓雲諮訪。遇廷瑀于湖上。出贗鼎誇耀。把臂甚歡。恨相見晚。引謁潞藩。酬以二千金。承奉私得四百。以千六百元畀廷瑀。潞藩時在播遷。乏主藏吏。命一廚司役司筦鑰。其人頗椎魯。居無何。王欲觀鼎。廚役啓匣取鼎。戛然有聲。忽折一足。廚役懼。投水死。大兵入杭。潞王赴北。承奉沈廢鼎于錢塘江中。

野史氏曰。鼎乃重器。以備清廟明堂之儀。商周以來。典型具在。若夫越鑒祕色。昉于後周。而三代無傳焉。奈何以瓦缶之微。與天球宏璧抗衡耶。或曰。虞之陶。不在商周上乎。然土礪汙樽。昭其儉也。非以示珍。今宣成之器。又將與定瓷競勝。好事者趨之若狂。良不可解。